

记忆中的童年

童年时养的那头猪

□罗云霞

六十多年前的开春,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母亲买了一头十多斤重的小猪崽,长长的身子,竖着两只小耳朵,眼睛望望这望望那。我蹲下摸摸它的毛,它望望我就睡到我脚下。母亲说:“我们忙,以后这个小猪就交给你喂了。你好好喂它,到过年卖了,给你买新衣服。”我很喜欢这个小家伙,除了上学,喂它就是我最重要的事了。

那时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它成了我的小伙伴。每天放学后,我放下书包就去割野菜,洗干净后剁碎,再加上麦麸或玉米麸喂它。它呱呱呱使劲吃,我就搬个小桌子小板凳写作业。它吃饱了,就晃到我旁边;我挠挠它,摸摸它的毛;它顺势睡到我脚边。夏天热,我带它到小水坑洗澡,家乡话叫“打汪”,起来后浑身是泥。别人家猪身上泥干了都结一层泥壳,我回到家总把缸里晒热的水给它浇上,再用手把泥抹干净。

到了冬天,田野里没有野菜,我就用干野菜和糠喂,它每次都狼吞虎咽地吃光。它一天天长,变得肥壮,毛发乌黑锃亮,背宽宽的,吃饱仍晃到我身边,在我脚下呼呼呼呼地睡。我作业写好了起身,它也爬起来,我就骑在它身上在院子里转着玩。它是那么温顺,让我感到安全和快乐。它好像懂得我的心思,总是静静地陪着我,成为我童年时最忠实的伙伴。那时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纯真美好的了!

快乐的日子总是不长。进入腊月,食品站的人来收猪了。我心里一阵难过,舍不得把它卖掉。那天,他们把嗷嗷惨叫的它捆起来放在板车上,我跟着板车后面跑,一直跑,跑得没劲了蹲在地上,看着板车渐行渐远,直到一点也看不见。那一刻,我的心像被撕裂一样难受,我抹着眼泪回到了家。

第三天,天刚蒙蒙亮。我不知怎么醒了,听到父亲喊母亲:“你听,门轰轰响,吱吱吱地拱门,怕是猪跑回来了。”母亲迷糊地说:“哪能呢!”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没穿鞋子跑去开门。我一阵惊喜,真是它跑回来了!它见到我,围着我哼哼唧唧地转。我心里说不出是高兴还是伤心,赶紧穿上棉衣,拿食物喂它。邻居都起来看,七嘴八舌地说:“哪有这样的猪,三天了,捆着拉走的,两三里路还能跑回来。”有的说:“都讲猪吃迷心食,这头猪怎么这么恋家呢!”还有的说:“只知道鸽子认得回家的路,从来没听说猪能认得回家的路!”

吃过早饭,食品站的人找来了,又把嗷嗷叫的它捆上板车拉走。我又哭着追了很久……

六十多年过去了,那头猪的模样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我骑在它背上仿佛就在昨天。它不仅仅是一头猪,更是我成长路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家畜也有情感,也有记忆。它用它的方式,陪伴我度过了童年时期的一段美好时光。即使岁月流逝,那份纯真的感情依然温暖着我的心,成为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回忆。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岁月向前,我们渐渐长大、慢慢老去,却发现童年生活成了心底最柔软的念想。相伴成长的那头家猪、田间地头的野趣零食、煤油灯下的小人书……这些纯粹美好的片段,历经时光淬炼,始终温暖如初。又到“六一”儿童节,愿我们在字里行间重逢年少的自己。

阅读小人书的岁月

□钟瑞华

时隔多年,儿时在煤油灯下阅读小人书的时光仍历历在目。我的童年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没有“光头强和熊大”、没有“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年代。下午放学后,小伙伴们便聚在一起,玩摔泥巴、打水漂、滚铁环、捉迷藏等传统游戏。但最令我们痴迷的,还是那手掌般大小的小人书。集市上五花八门的小人书摊,常常让我们流连忘返。

小人书又叫连环画,它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浅显易懂的文字,再配上生动有趣的画面,把人物表情和景物形状描摹得栩栩如生,让人百看不厌。一本本花花绿绿的小人书,犹如一扇扇打开新奇世界的窗户,让我带着绮丽的梦想,在童年的天空自由翱翔。

我的堂哥是村小学的民办教师,知识渊博的他在家里珍藏了很多小人书。在那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晚上去堂哥家看小人书是我们最充实最快乐时光。堂哥家虽然简陋,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充满知识和乐趣的宝库。

冬日的夜晚,窗外寒风呼啸,室内暖意浓浓。每天晚饭后,我便邀上几个小伙伴准时来到堂哥家。堂哥看到我们非常高兴,把几盏用空墨水瓶和牙膏壳做成的煤油灯同时点亮,灯光盛情开放,矮小的土砖房顿时变得特别明亮。我们把小脑袋齐刷刷地凑在煤油灯四周,目不转睛地阅读桌子上的小人书,沉浸在精彩故事情节中,全然不顾脸颊、鼻孔、眼眉、嘴角已被煤油灯燃起的烟熏得漆黑,活脱脱成了一群可爱的小“小花猫”。如果遇到看不懂的地方,我们便请教在旁边批

改作业的堂哥。堂哥便会放下手中的红钢笔,耐心给我们讲解。他的讲解总是那么生动有趣,常常让我们听得入神。

在堂哥家,我读到了《鸡毛信》《小兵张嘎》《红岩》《铁道游击队》《地道战》《林海雪原》《岳飞传》《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梁山伯与祝英台》《三毛流浪记》《八仙过海》等小人书。一本本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如同良师益友,教给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开启了我的智慧之门。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精忠报国的岳飞、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千里走单骑的关云长、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视死如归的江姐、机智勇敢的刘洪……这些人物故事让小小年纪的我明白了什么是真善美,帮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家国情怀和英雄情结也悄悄在心底萌芽。

记得有一年“六一”儿童节,父亲为了奖励我语文期中考试得了99分,特意把我带到集市上,买了我期盼已久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成套小人书,外加6根老冰棍。那天,我拉着好友春生和二狗子,躲在秸秆堆里,一边啃着冰棍,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小人书,那种快乐和满足,至今难以忘怀。

岁月荏苒,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网络的兴起,焰满童年印记的小人书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年“六一”前夕,因为老屋拆除重建,我和弟弟在阁楼里翻出了两箱早已泛黄的小人书,犹如重逢久别多年的老朋友,心里不禁百感交集。轻轻抚摸着那熟悉的封面,昔日和小伙伴们在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小人书的美好时光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田间地头的童年零食

□周基云

小时候,除了过年过节,家里平时几乎没有零食。我们的零食,全在外面,散在田间地头,藏在河湾草丛,悬在邻家枝头。那可是一个广阔的、无需用钱也能获得甜蜜的“零食铺子”。

春天,是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最忙碌的时节。一有空隙,我们就去挖野菜喂小鹅,自己的口腹之欲也得兼顾。用小铲子挖野菜时,眼睛却骨碌碌地搜寻另一种宝贝。那是一种叶子背面泛着银白色绒毛的“地乖”,学名叫“翻白草”。用小铲深深地掘下去,运气好便能拎出一大串,根茎只有小指粗细,黑褐色的外皮裹着瓷白的肉。在衣襟上蹭掉泥,用牙齿咬住一点,顺势一撕,整段送进嘴里,那种清甜的、带着泥土芬芳的粉糯便一下子溢了出来,很是诱人。

比“地乖”更招摇的,是“毛义”。它们就那样直愣愣立在草丛里,举着一个个紧实的、裹着青绿外衣的“小火炬”。剥开那层外衣,里面是雪白柔嫩的絮状物,填进嘴里,软绵绵的,有草的清气和水的微甜。还有茅草的嫩穗,我们叫它“茅狄菇”,要抽那种尚未完全绽开的,嚼起来会有一包甜甜的汁水。甚至连蔷薇新发的粗壮嫩茎,也被我们盯得紧。小心翼翼地拆下,撕开带刺的、红褐色的皮,翠玉般的嫩茎便露了出来,咬一口,脆生生的,满嘴都是植物青涩又蓬勃的生命气息。

然而,所有这些都比不上秋日河湾的丰盛。那里,藏着我们零食的“神龛”。河坡上,一蓬蓬低矮的叶子间,点缀鲜红欲滴的果实,我们管它叫“蛇果”,也就是“覆盆子”。它是那么艳丽,饱满的颗粒在阳光下闪着玛瑙般的光泽,摘一颗放进嘴里,轻轻一抿,酸甜的汁水便在舌尖炸开,那滋味,简直是我们贫乏味觉的狂欢。还有另一种更为神秘的果实,矮矮的植株上,挂满了不起眼的褐色浆果,有些像蓝莓,只是小

得多,颜色也深得多。它没有蛇果的张扬,而是有一种更内敛的香甜。有时也碰到“灯笼泡”,又软又甜。现在市场上看到的,几十块钱一斤,感觉口感还不如过去吃的。我们在那里一待就是半天,吃得嘴唇乌紫,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外面的野食固然美妙,家门口那些“有主”的果子,也构成另一种致命的诱惑。在大人们的严防死守下,这种快乐总带着惊悚。院子里的桑葚还在青红相间时,我们就开始“偷猎”,若无其事地溜达到树下,闪电般扯下几颗,塞进嘴里,那酸涩能让人瞬间皱成一张核桃脸。杏子刚刚染上一抹淡黄或一线红边,便被我们的小石头瞄准,幸运儿“噗”的一声砸在松软的泥地上,拾起来在衣服上擦擦便塞进嘴里,酸得龇牙咧嘴,却也觉得是无上美味。

最难忘的,要数和柿子的那次相遇。一个同学家的柿子树被大风刮掉不少青疙瘩,他神秘地塞给了我几个,说能吃。我学着他的方法,在稻田里选一处最稠厚的烂泥,把柿子深深埋了进去,仔细做好标记。那48小时的等待,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时间一到,我飞奔着将它们刨出来,在塘里洗干净。柿子依旧是硬邦邦的青黄色,咬一口,那般尖锐的涩味已被神奇的稀泥拔去大半,只剩下一种闷闷的、寡淡的脆。谈不上好吃,但那种亲手“炮制”并验证了秘方的成就感,让这青柿子成了记忆里一道独特的风味。

古人云:“饥者歌其食。”那时的我们,用整个童年,在天地间寻找和歌唱每一种甜蜜与美好的可能。如今想来,那些味道早已模糊,可那份“野”的快乐,却刻在骨子里,怎么也挥之不去。

童年回忆拾光集

(组诗)

□王建强

拾尽流年遇儿童

木箱底翻出褪色的弹弓
橡胶带还缠着半片枯叶
像那年槐树下,没射出去的那枚,沾着晨露的青果

竹床缝里卡着玻璃弹珠
阳光斜照时,滚出细碎的光
恍惚看见自己蹲在巷口
用指甲,在泥地上画火车

旧相册掉出一张糖纸
橘子味的甜,还粘在褶皱里
蝉鸣突然从纸页间涌出来
惊得我,差点碰倒桌上的茶

我把这些零碎摆进窗棂
晚风拂过,漫出半段童声
他一直守在记忆巷口
攥着颗没化的糖,等我转身

挽住清风念儿童

晚风漫过晾衣绳时,我伸手
想攥住那缕飘飞的衣角
却只捞起半捧蝉鸣
像攥着把碎掉的星光

院角的石榴树还在摇晃
恍惚看见自己踮脚摘果
汁水流过手腕,沾着
外婆喊吃饭的余音

端午的香囊从旧箱底滚出
艾草味漫进学校
那年系在腕上的五彩绳
早被岁月磨成了透明

我对着风张开手掌
碎光漏过指缝的瞬间
忽然懂了——
握不住的蝉鸣与童真

裁取春光赠儿童

折枝新抽的柳丝作笺
裁片杏花雨,裹进竹篮
指尖沾着粉白的碎
像攥住,欲逃的春天

蹲身时,草叶的露蹭上裤脚
把裁好的阳光,分赠给追蝶的娃
他们举着光斑跑远
笑声,惊飞了檐下的燕

风卷着花瓣掠过发梢
我又剪下半朵云的软
塞进蹦蹦跳跳的掌心
那雪白,便在小手里颤成帆

暮色漫上来时,竹篮已空
但衣襟还沾着春光的甜
美好从不是留藏
是在稚嫩的掌心,慢慢地蔓延

